



镜花溪(下)

黄建林

镜花溪溪水在陡峻的山崖之间,从五六十米高处澎湃而下,一路咆哮,一路跳荡,激起浪浪白浪,冲崖裂壑,激流直插入一个幽深的碧潭,在碧潭的周围又形成一道白花花的水帘,就像一条白色巨龙在山谷间凌空跃起,龙尾在水潭中欲起未起之势。而潭水在潭口洋溢而出,又翻腾出一脉白浪,仿佛巨龙的尾巴搅起的一道巨浪……这就是“白龙潭”了。

再往上走,在游道上就可以看见“神农藏药洞”。因为树枝参差,茶叶丛簇,站在游道上拍照,总感觉不能尽展藏药洞之美。正好这天有一群汉子在道旁铺架通讯光缆,砍开了一截通道,可以下到溪岸上去,我便决定与藏药洞做一次亲密的约会。藏药洞的右岸是一面峭壁,壁下临溪露出半个崖洞,传说,神农曾经把采到的草药藏在那洞里,以免被野兽糟蹋了。左岸是稍稍平缓的岩壁,岩石伸到溪潭处骤然断成一块孤石立于潭中,石上赫然现出一个磨桶大的石臼,便是神农藏药洞的入口。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溪岸的岩壁,坐在岩面上的架线汉子嘱咐我小心溜滑,我正答应着,不料脚下踩着青苔已经打滑了,为了保护相机,我让膝盖着地跪在岩石上,两只胳膊使劲压住岩石,才没有连人带相机滑入溪流去。虽然我和架线的汉子们虚惊了一场,但我没有退缩,我仍然继续往藏药洞那边爬去,我觉得我不能白白摔这么一跤,为了藏药洞,为了藏药洞上面那段湍急浪滚的“龙潭天河”,我一定要让我的相机不留下遗憾!

一道白练从天际飘洒而来,轰轰轰轰、澎湃澎湃,如万马奔腾而来,又似雪潮翻滚而下,腾起白雾重重,浪花飞溅。咆哮的白练两侧崖壁如削,陡峭如筑,夹持着狂躁的万匹白马撞入崖下的一汪碧潭……令人魂飞魄动,惊喜莫名——这就是“龙潭天河”。

拍了“龙潭天河”的景观,我攀抓着茶叶竹枝和藤萝绕过陡峭的岩壁,回到架线汉子们休息的地方。他们感慨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就是缺少一条连接景点的观赏性游道,而上面那条游道,毕竟因为崖岸险要,绕过了不少好看的景点,让人体验不出镜花溪

的绝美胜景。我说,由于资金短缺,就是从心里到东坑瀑布那一段路程都还没有便利可行的通道和交通工具呢。

爬回游道,我感觉膝盖骨和右手手腕隐隐作痛,为了不影陪伴我进山的小邱的心情,我强忍疼痛,继续前行。在拐过一个山嘴,拍完“神龟出涛”之后,我们终于坐下喝水歇息了——我真的有些胸闷气促,腿脚发软了。

休息了十多分钟,我们又向前迈进了。在前面我拍了“山崖探瀑”“蜗牛过河”“龙谷天桥”等景点,便到了田心里民俗村附近的那片竹林了。正当一批湘潭老年游客在田心里农家吃中饭时,我们也走到了田心里村。这时,天色开始变暗,铅灰色的云采逐渐涌上狮子岩山上的天空。小邱去准备午饭,我抓紧时间找了几个角度拍了田心里村的全景和狮子岩。我们吃饭的时候,湘潭的那十几个老人开始出发返回楠木坝桃源洞宾馆去。听小邱介绍,这些湘潭老人,他们已经形成习惯每年夏天结伴到神农谷休闲游览一个月。我的天,他们真是选中了休闲健身的好地方,难怪他们一个个这么健康硬朗!

要变天了,吃完饭我们便赶紧出山,循镜花溪原路返回。刚走过村外的那片竹林,老天便下起了雨。我估计下不了多大,便一个劲往前冲,因为昨天晚上的天气预报曾报告说武陵县晴朗无雨,我还看了气象云图呢。不料,神农谷深山里的气候不服气象台管束,我们走得越快,雨水下得越凶猛。奔跑跑上石板滩,游道旁有一个岩壁,有半间房屋大小,正好可以避雨。我们便躲进岩壁,坐在石头上等待雨水停止。半个小时过去,雨丝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而石板滩的溪流却在不断地往上涨水,我们担心山洪暴发,阻住出路,便决定冒雨闯出去算了,反正衣服早已经淋湿了。小邱担心我的相机淋湿,其实我早已经把它装进了相机包。我们跑到到情侣潭桥头时,看见那群湘潭老人正挤在镜花亭内避雨。他们招呼我们进亭子,我感谢他们,玩笑道:“我们年轻,淋点山雨,长得更快一些。”退出他们一片笑声,我和小邱也跟着笑了,一路往谷口奔去……

短篇小说

项链

唐定伟

苟婆婆戴着一副非常粗的金项链,儿子孝敬的。起初,项链戴得少。她觉得戴着招摇,怕万一遭坏人惦记。儿子开释她,项链是买的,有啥招摇不招摇的;现在社会秩序好,啥坏人惦记不惦记的。万一被坏人盯上,给他得了。自此,项链在她脖子上安了家。

进城后,生活太闲,苟婆婆不适应。多亏儿子心细,知她闲时爱好,为她找了个老年人多,且清静的麻将馆。还为她设立了每月两千块的麻将基金。其实,她打麻将有绝活,能八九不离十地猜出别人胡什么,因而赢多输少,不要这么多钱。

苟婆婆通常玩下午场,偶尔再加个夜晚场。这天她玩的是夜晚场,手气老臭。她想早点回家。玩转转,少个人没事。

看到她起身,麻将馆老板赵老太提出要送她一程。麻将馆僻静,晚上一般都是儿子来接她。

不要送呢,几步路,来了这么多回了,眯着眼都能回去。放心吧。苟婆婆谢绝了她的好意。

出门没几步,苟婆婆就感觉到了身后的异样。没错,她被尾随了。她有些慌乱。

她迅速加快了步伐。到了拐角处,她紧绷的神经开始放松下来。就入正街了,安全了。她下意识回了回头,什么情况都没有。

婆婆子,你走这么快做甚?突然,前路冒出一个男人来。苟婆婆吓得浑身上下一个激灵。她抬眼打量眼前说话的男人,戴深蓝色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架黑眼镜,看不清脸,外形壮实,手上不知拿个什么东西。

她迅速调整了状态。她觉得,男人肯定是抄近道过来截住她的,应该就是刚才那个。

走得快不快与你有什么关系?想干什么?苟婆婆故作镇定。

蛮横呀,鬼婆婆!别叫,我今天不想销你的户!男人语气恶狠狠,边说边把手上的东西晃了晃。

匕首!苟婆婆感觉后背出了一身冷汗。我和你非亲非故,找我做什么?不做什么,手头紧,借你项链用几天。

项链?怎么知道的?平时她没将项链外露呀,晚上乌七八黑的,不应该看到项链的呀?怎么搞得这么准?苟婆婆有些不解,莫非……她没时间往下想。明明抢,假斯文

记事本

(一)

崔壶,是山里人的叫法,现在的人叫“水壶”或“烧水壶”。我极怀疑应该叫“催壶”,壶里的水必是要放火上烧才能开,每次都急切地盼望能快点烧开,有催的意思,但这只是我的猜测,我还是习惯性地写成“崔壶”。因为实用,崔壶成为当地人家家户必备烧水用具,长的样子也大同小异,一个大肚子,一张小而长且往上翘的嘴,越往上越小,小到壶嘴有点像鸟嘴了才猛然停止,新时钨光瓦亮,银光闪闪,后来日日的烟火浸润,逐渐变成烟黑色。

村里田多山多人少,山里的柴取之不尽,烧柴做饭是当地人主要的取食方式。厨房的灶是父亲一砖一砖砌起来的,当地人称这种灶为“柴火灶”。灶砌了两个,一个煮饭,一个炒菜。饭锅是铁炉锅,尖底。我那时小,老觉得那锅特别大,七个人的饭巴在尖底那层,上面空空如也。母亲为了让锅上面不至于太空洞,有时会在饭上蒸一碗水灰蛋,或者热一盆芥菜。炒菜的灶比饭灶更大,现在的人用小铁锅或铝锅炒个菜,看上去一大锅,炒熟了一看,菜在碗里盖着锅盖,空落落。我家的锅,我从灶这边摸不到那边,家里好像什么都缺,唯独小菜不缺。山里人家,最富余的是土地,小菜从来是放开肚皮吃。南瓜、冬瓜、丝瓜、豆角之类,一煮一大锅,一人一碗。灶的中间部分还备了两个用来储水的瓮缸,饭菜熟了,水也热了。

(二)

坛里的水烧不开,只能用来洗漱,不能喝,喝水还得烧。柴火灶火舌喷吐出来的上方,有个半弧形的口,大小刚好放一把崔壶。乡村的忙碌,空间的挤占,让日子变成茶米油盐日常所需。俗世俗物俗人,俗沾了地气,便显得极为正常,像崔壶,尘埃满面,黑不拉几,典型的民间俗物,只因它实用,便为大多村民所喜爱选择。做饭烧菜,燎出来的一部分火,便可以用来烧开水。乡里人精打细算,火也不敢浪费。除了柴灶边可以放崔壶,在饭灶和菜灶之间,还有一个挂崔壶的地方。父亲说,这是你姥爷的发明,挂钩为铁钩,上面用一个铁筒包起来,这铁筒一直伸到屋梁,最后在屋梁上落脚,用一个铁钩紧紧钩住屋梁。下面挂崔壶的钩可以伸缩,要上一点就上一点,下一点就下一点,伸缩自如。我一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父亲的话我总是信的,小时不敢问,后来出去了,家里用了液化气,这东西早已弃之不用,似乎也就没问的必要了。倒是村里人看了姥爷做的这个烧水挂钩,如法炮制,后来,便家家户都有了这东西。

姥爷的聪明才智还体现在家里的房子和家具的添置上。家里的房子是姥爷一手建起来的,乡里人建房子最重要的是木材和砖。当地山多,木材就地取材,从自家分的

说借,呸!遭瘟的流打鬼!苟婆婆在心里骂了起来。

项链我没戴。要不,我将今天剩的二十多块钱零钱给你吧?刚输了三十多块钱。苟婆婆想到了丢卒保车。她向来精明。

二十多块钱,打发叫花子呀!男人一个反手,扼住苟婆婆的项链,用力一扯。

苟婆婆险些一个跟踉摔倒在地,强烈的疼痛感迅速传遍周身。瞒不过去了。硬斗,吃亏的肯定是自己。再这么来几下,说不定会被勒死。她顿时想到了传说中的因反抗引发的凶杀案,想到了儿子对她讲的话。

别扯啦,就一条项链的事,我取下来给你,行了吧?早就要这样嘛。你这个死婆婆子,不见棺材不掉泪。苟婆婆将项链取下来,内心翻江倒海,五味杂陈。她不舍,几万块钱的家伙呀。她不甘,连谢都没有。她惋惜,男人好吃懒做,选择打家劫舍的不归路!

在取下项链的一刹那,苟婆婆眼珠子一转,迅速开动大脑机器,穷尽一切办法思索应对良策。绝不能拱手相送。万一是个猪脑子呢!

年轻人,要我项链,早说嘛,到我家去,再给你几条,有的是。

男人怔住了,这一出,显然在他的意料之外。不过,一眨眼工夫,男人回过神来了。老子说你这个鬼婆婆就是欠揍,想做套,送我去吃“国家粮”嘛,没门!男人做出了伸手打人的架势。

不是不是,我绝不敢有那个意思。我说的是实话,上次我买了三条项链,准备送给乡下两个妹妹,她们条件不好。结果被嫌弃,没送出去。就是城东夜市地摊一条街,那个戴眼镜的老板摊子上的货,当时还优惠了我二十块钱呢。

苟婆婆开始佩服起自己来,没打成稿呀。

啪……啪!还没回过神,两记响亮的耳光直接将苟婆婆甩在了地上。老子就说嘛,打一块钱一地的麻将,怎么买得起这么粗的链子?没钱摆臭格,打肿脸充胖子。不削你几个嘴巴子,你以为我吃斋!说罢,男人吐了口唾沫,将项链重重地砸在苟婆婆身上,随后扬长而去。

苟婆婆缓缓从地上爬起来,伸手擦了擦嘴角。呀,鼻子出血了!难怪这么疼。可恨的流打鬼,下手这么狠……

崔壶

李巧文

山里砍了运回;砖是土砖,土砖的制作,当地人称之为“扳砖”。姥爷带着父亲,利用空余时间,选一处土质不板结又富有黏性的地,砖模子放好,将事先和好的泥放进去,用个线刮子刮平,再将模子抽出。柴火灶是姥爷用自制的土砖一砖一砖砌起来的,桌子椅子凳子也不用去买,姥爷无师自通,砍了树木,削去皮和节疤,通过火烤使之弯曲,弄成椅子的形状。后来,父亲也学了姥爷的这些手艺,姥爷老了,不做了,父亲便自觉把这些活都揽了下来。

父亲在厨房左侧靠近墙壁的地方,用土砖砌了一个方方正正的临时火塘。火塘之上,不能空着,浪费火也是不行的,父亲便把崔壶的长挂钩移过来,挂到了火塘上面的横梁上。

(三)

山里雪多,一到过年,雪都会赶来凑热闹,把地上盖得严严实实,一片洁白。白天,我们穿了棉鞋,套上木屐,在雪地里进进出出,堆雪人,渴了便塞一把雪水,一件单衣外加一件棉衣,也感觉不到寒冷。一到晚上,吃了晚饭,要是平常,玩一会就睡觉了,物资匮乏的年代,灯也不能随便点,点久了,父亲不说,自己也会舍不得。但大年夜,这个倒例就打破了。

按规矩,人人得守岁,没有电视,大家围在火塘边。姥爷坐在火塘边,我们坐在他旁边,火光映照他古铜色的脸,如果有长辈们过来“打围讲”,姥爷会有说不完的话。无人来时,便跟我们讲生活,萝卜菜要怎么种,红薯藤要怎么点。也听他讲劳作的辛苦,告诫我们要懂得节约,不能浪费,讲左邻右舍的趣事糗事,逗得我们笑个不停。父亲忙完了也会过来,父亲的严厉,让我们不敢放肆。三十日晚上,父亲却显得宽容,事做出格了也不怎么说我们。姥爷见父亲来了,就把话语权交给了父亲,任火光映照这漆黑的夜。他盯着崔壶和火光的样子十分安详。

母亲照例是忙碌。锅里炖着猪脚和萝卜,锅里的水咕咚咕咚响,崔壶里的水也咕咚咕咚响。响声打破了夜的寂静,夜的静,像鼓点敲在我们心上,我们的心便也跟着一跳一跳,什么时候这响声停了,那喷香的猪脚萝卜也就熟了。崔壶下,是父亲特意吹来的硬柴,干了的树木或者树兜,放几块进去,哔哔剥剥响一阵便会安静下来,静静地燃烧,先还有红红的火苗舔着崔壶,后来,便只有红红的火光,照着我们期盼的脸,照着这把壶。这一刻,时光都仿佛停了脚步,在羡慕我们这一家此刻的温馨暖意。那时生活清贫,一年到头没有几回肉吃,衣服只有里外两件,棉衣只有一套,脏了便要等到天晴洗了才能穿,但因为家人都在,一家人团团围坐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感受更多的是幸福,哪怕只有一顿猪脚萝卜的期待。

03

株洲日报

文苑

2024年6月30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曹永亮

校对:贺天鸿

现代诗

归宿

桐小主

风,厌倦了漂泊不定的日子
停留在树梢
把三月的月在摇摇晃晃的枝头

一片叶子,用了
一个冬天的时间
在准备盛装
离开时的五彩斑斓

在适合共同生长的季节
树在午后发呆
任由阳光抚摸
没有挽留

风开始说话
树摇摇头
一段历经四季的岁月
撒满一地

等一场秋雨

七月燃烧的灰烬
撒落在秋日里

有序的时光

难兑现以往的清凉

等一场秋雨

像无法预见的遇见

多么期盼在

不经意的早晚突如其来

或如泣如诉 或如倾如注

毫不掩饰地扑向你 湿了衣裳

雨的味道销蚀骨

抹去这段记忆还需要充足的阳光

只不过 在秋后等一场雨

还需看云的脸色

